



父亲对书的热爱，要从他小时候说起。

父亲出生于1931年，弟兄六个，姐妹两个。这样庞大的家庭，仅吃穿用度，就需要很大开销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爷爷就让二伯带着十四五岁的父亲，前往古城西安，打饼子谋生。

只上过完小的父亲，远走西安，其他东西能简则简，但他喜爱的书籍一本都不少。

父亲白天打饼子、卖饼子忙碌一天，晚上总要点上煤油灯，踏实地读自己喜欢的书。生活无论如何艰辛，他都要给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。

有一天，二伯兴冲冲地跑回来：“干部学校和会计学校招人了，咱们试试！”不善言辞的父亲默默地点头。

白天，在店里，两人穿梭忙碌，挥洒汗水，承受生活重压的磨砺；晚上，在简陋的住处，读写背诵，攻克难题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两人终于破茧成蝶，双双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。

父亲虽然不善言辞，但只要回忆起那段让他承受生活重压亦能远航的日子，他就变得滔滔不绝，神采飞扬。

他说：“那时候，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累，忙完一天，坐在灯下静静地学习，真好！”

他说：“有一次，读书太专心了，灯芯的火苗燎到头发，都没感觉到。你二伯逗我：看你的头发，不是我提醒，你明天会丑得没法见人……嘿。”

.....

这可能就是父亲的高光时刻，是读书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。

可因为十元钱，父亲辍学了，父亲没能在心仪的会计学校毕业。

我们搬了许多次家，很多东西都扔掉了，但那张几近发黄的照片，一直被父亲悉心地保存着，这是他和心爱的同学在会计学校的合影。

仅仅十元钱，仅仅一学期就能拿到毕业证的父亲，最终还是与之失之交臂，这成了父亲永远的痛。

父亲坚韧又能担事，他眼神里有幽怨，但更多的是期望，常常对子女说：“要好好读书，只要你们学，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！”

父亲不仅自己喜欢看书，也喜欢给孩子们买书。

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，县城的图书馆开始营业了，父亲竟然花两元钱办了两张借阅证。当时，父亲每月工资才35元，这35元是一家五口的生活开支。想想，当时一碗羊汤一角钱，一个饼子二分钱，竟然花两元钱办两张不能吃、不能喝的借阅证，想想都不可理喻，这样做，必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果不其然，知道这个消息的母亲大为恼火。

无论母亲怎样生气，父亲始终默不作声。最后，父亲想到了一个补救的好办法，就是把家里的瓶瓶罐罐、旧衣旧鞋……全部整理后，送到废品市场，结果喜人，卖了2.8元，不仅弥补了亏空，还有小小的盈余。不爱表达情感的父亲，竟兴奋地把我抱起来，举过头顶。

从此，父亲给我种下读书的种子，在借书还书中生根发芽。

父亲爱看书。他看书前，总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桌子擦得一尘不染，正襟危坐，认真翻看每一页；他几乎不在书上写什么，遇到重要内容摘抄到小本子上，特别重要的，他才用铅笔轻轻地标一下，不需要时，就用橡皮擦掉；父亲看书前，会准备一些硬质的纸，裁剪后当书签用，看到中间，要忙别的事，插上“书签”，再看时便能很快翻到要读的章节，纸张也没有折痕。父亲读完书，一定会检查书角，如果有卷折的，就细心地抚平，他手头的书一定是干净而平整的，他会把看过的和没看过的书分门别类摆放整齐，放在一个干净的纸箱里，以便大家再次翻找。

父亲对书的爱，是骨子里的爱，是敬畏的爱，是谦逊的爱，他把读书当作是对心灵的洗礼。

对书的热爱，贯穿了父亲的一生，即使是他84岁弥留之际，枕旁依然放着他最喜爱的几本书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沧桑而温和的脸上，是那样祥和而温暖。父亲就是在四月的阳光和书香的浸润中悄悄走的，他似乎没有走，只是睡着了，在光与影的映照中，我真切地感到了他的呼吸，他是那样平静和安详。

此时，父亲并不孤独，心爱的书与他作伴。

父亲与书

周文芳

美不胜收

邢占平
文 摄

云顶山在娄烦。

天气虽然很热，但有蓝天白云为伴，心中还是很爽快的。路边的绿惹眼，格桑花开得正艳，汾河一直伴在左右，鸟儿不时飞过。远处的山脉在向我们靠近，穿过一通牌楼，我们已经进入云顶山的腹地。

绿，覆盖了整个山脉。骑马上山，浓荫蔽日的云杉林把山路遮掩得密不透风，山的远处呈现出一线绿色的山顶，像极了镶嵌在蓝天里的一幅图画。登顶极目远眺，心情豁然开朗。信步走在松软的天然草坪上，远看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层峦叠翠的林带，朵朵白云飘浮在天空，离我们很近，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到云就在头顶，好想摘一朵献给我热爱的人。山顶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小草，矮矮地匍匐在属于

太原晚報

24 版



龙湾别业 寄怀

张贵宝
诗 摄

寒泉烹茗所，
至友举觞过。
兴尽漏壶换，
酣谈旧忆多。
驼梁牵往事，
白沙恋滹沱。
农舍炊烟起，
池塘数点鹅。

*龙湾：位于五台县蒋坊村附近，风景优美，龙湾烟雨是五台八景之一。

*白沙：指龙湾白沙泉。

*滹沱：指滹沱河。



人物

他们看他的眼神过去是一种表面式的尊重，现在感觉有些发自内心的亲近了。

第一次驻村

当天晚上，杨河芬和老张、小王就住在村委会宿舍。阳历8月底农历7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，特别是农村的夜晚，就显得更冷。秋风刮起来，吹得树木发出呜呜的声响。小王说：“听着这风刮得呜呜声，我竟然觉出一丝怕来，这种事以前可不曾有过，我自个儿都觉得好笑！”小王说出这话，杨河芬和老张并不觉得好笑，因为两人和小王一样其实也有这种感觉。杨河芬说：“长年住在市里，农村住不惯了。”风刮进屋里，让人觉得冷飕飕的。老张说：

“农村比城市要冷，至少冷5度。”杨河芬说：“这是个边村——省与省的交界村。全省能有几个省与省的交界村？！前几天，我没少看资料做功课。这里属北温带季风性大陆气候，四季分明，日夜温差大。住惯了城市，这里的气候条件咱们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。这里的气候特点，拿日夜温差大这一点说，和市里比，白天温度比市里高得多，黑夜温度比市里低，住起来肯定难受，不习惯弄不好还能感冒了。日夜温差大，年平均气温是7.3摄氏度。四季还分明，冬天冷个死，是那种干冷，因为雨雪少，夏天热个死，所以到了冬天夏天住在这儿肯定会更难受。这儿的冻土层105厘米深，不积温，无霜期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23
蒋蒋
京购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150天左右，现在刚过处暑，再过些天，这里不到寒露就会落霜了，所以只能种些抗旱和生长期短的小杂粮。要不说，贫穷也跟气候有关系。这里的冬天常刮西北风，从草原那边刮来的风，又硬又冷。夏季刮东南风，还比较湿润些。一年到头都比较旱，年平均降雨量380毫米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14
赵树义
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日军不走大路走小路，不走川道走山脚，沿途避开村庄，把骡马嘴上拴绳子，蹄上包麻袋片，人穿胶底鞋。凌晨三点抵达琵琶园，然后兵分两路，一路西进慢脑沟，一路北上汝家庄。凌晨四点，北上一路到达汝家庄，抢占山头，封锁路口，四处搜捕。他们企图将500余军政干部一网打

尽，岂料他们早已安全转移。日军恼羞成怒，挨门挨户把百姓驱赶到老爷庙院，将区干部李明生（本名杨维华）等20余人打成重伤，把村民李贵锁、晋法新、段连生、卫改焕和沁县一农民当场杀死。日军不解恨，又将卫改焕尸体焚烧。村长郭宪武、村农会主席晋森林、县农会主席阴发祥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迪、区干部杨玉峰等十几人被捕。临走时，日军还抓去200余名青壮年，抢走几十头耕牛、骡马及兵站150套服装。汝家庄人对敌斗争经验丰富，走了不到10里路，人和牲口跑了一大半。郭宪武、晋森林被押送太原，惨死狱中。

老邓缓缓重现腥风血雨的岁月，我安静地望着眼前这座山顶花园。

防火通道贯穿东西，绵延16公里，是“3·29”时的两倍。隔离带生态修复面积超1000亩，通道两侧分层次，呈梯次，种满胡枝子、绣线菊、沙打旺、无芒缺麦、小冠花和水草等，辽东栎、五角枫、山桃、山杏、连翘、丁香、杨树等搭起一条生物防火隔离带。生态蓄水池、应急池或大或小，或扁或圆，与明渠珠串相连，筑起一道“水长城”。潺溪，迂回，盘旋，此起彼伏，缤纷绚丽。这幅画与另一幅画叠加，那些树是装载机吗？那些石头是挖掘机吗？那些草或流水是施工队伍吗？身旁这棵树是坐镇中军帐者吗？一年多前，一个人从这座山走到那座山，从那座山走到这座山，是什么心情？

纪实